第 01 册 · 共 20 册

异度旅社

第1—10章



远瞳 著

于生心中瞬间一紧，莫大的危机感兜头盖脸地碾压而至，比那个雨中青蛙带给他的压迫感更重！

而就在他感觉心中纠紧的瞬间，那黑影凝实了。

那是于生从未见过的东西——熊？狮子？鹰？还是虎与蛇？无数狰狞怪异又似是而非的肢体堆砌在那庞大而丑陋的肉球上，就好像许多猛兽被生生融化在一口大锅里，又杂糅成一团从里面跑了出来，这令人作呕的可怖之物用它那些大小形态不一的肿胀肢体撑着庞大的身躯俯瞰着于生，而在那胡乱层叠的眼睛里……充盈着饥饿。

于生慢慢抬头，与那巨兽目光相对。

那巨兽毫无迟疑地猛扑下来——千钧一发之际，于生猛然压低身子，从巨兽的其中一张血盆大口旁边惊险至极地躲了过去。

然后掉进了它的另一张巨口中。

利齿凶狠地合拢，于生的小半个身子瞬间被撕碎，然而在这一刻，剧痛反而仿佛变成了遥远的麻木幻觉，他感觉眼前的一切都慢了下来，他看到巨兽身后又伸长出来蛇一般的肢体，又有一张巨大的嘴巴咬在自己身上，撕扯着自己胸口以下的残余部分——他又看见了自己的心脏。

心脏在缓慢跳动，然后消失在蛇口深处。

“X你大爷！”

于生最后从喉咙里挤出一句怒骂，他知道自己好像又要死了，但他觉得自己不能就这么了事。

在身上最后一点肌肉还能收缩的时候，他拼尽全力转过头，一口咬在身旁——他不知道这是巨兽的哪一部分，他也不知道自己咬这一口有什么用，他就知道自己咬在了对方身上。

临死也起码扯一块肉下来。

于生所有的力气都用尽在这一刻，他猛烈地撕咬着巨兽，巨兽也撕咬着他，血与肉，爪与牙，食物与食客……

佛上个世纪的老式电话亭，在深夜时分驶过楼顶的蒸汽车头，不断传来读书声的空教室，以及……

在快要下雨的傍晚，站在路灯下面，像电线杆一样又瘦又高的漆黑影子。

于生抬起头，死死盯着不远处的路灯，一个仿佛麻杆一样的人形轮廓正呆板地站在那里，足有三四米高的躯体顶部是一幅让人看不出五官的漆黑面孔，那个影子好像也注意到了这边，但它只是呆板地站着，与于生的目光遥遥对峙。

行色匆匆的路人从那个高瘦的影子下方穿过，仿佛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站在路灯旁边的诡异事物，甚至有人直接从影子中穿了过去，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只有于生自己能看到那东西。

所以在几秒钟毫无意义的对视之后，他收回了目光，压下有些怦怦跳的心跳，换了另一条路脚步匆匆地走开。

于生一直不太确定到底是这座城市突然间发生了变化，还是自己身上发生了变化，但他清楚地记得，记忆中那普通、正常的人生是在两个月前的某个清晨离自己远去的——

他记得，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清晨，他推开了家里的大门，要去路口的小超市买几个橘子。

那是他最后一次推开“自己的家门”，在那之后，他便再也没有见过自己记忆中的那个家了。

他也曾分析过，或许这是某种“穿越”，自己推开家门，便一步踏入了另一个与故乡似是而非的平行世界，他再也找不到那扇能返回原本世界的大门，是因为时空的通道在自己跨过大门的一刻便坍塌了。

而另一个可能性，是自己身上发生了“异变”，在踏出门的时候，也可能是在那之后的某个时刻，因为某种未知的影响，自己变得“异于常人”了，于是自己的一双眼睛开始能够看到某些隐藏在

“……对，严格来讲，它需要的其实是‘灵感’，是一种灵性上的直觉，经过训练的调查员会掌握这种感知法——我知道你没训练过这个，但现在也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不过你也别太担心，灵性存在于所有智慧生灵之中，不经训练的普通人也有，只是没有被激发出来，你仔细一些，是会感觉到那种源自自我本质的警示和预兆的——如果真的遇上了没办法判断的东西，就跟我说，我……尽量帮上忙。”

于生答应着，慢慢从自己藏身的角落中走了出来，谨慎地向破庙的大门走去——那种令人不安的“窥视感”和“饥饿感”仍然环绕着自己，甚至仿佛已经浸润了周围的空气，成为这整座山谷的一部分，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走了出来。

因为从艾琳提供的情报看，他必须尽快找到一个“出口”才能离开这地方——在角落里等着可不会有一扇门主动在自己眼前开启。

而与此同时，大概是为了排解心中的紧张，他还在跟艾琳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

“你说我一直住的地方就是一个‘异域’，你是怎么判断的？我也没觉得我家有什么不对劲的啊……”

“能感觉到啊，”艾琳回答道，“就是我说的那种‘灵感’，我能明显感觉到这座建筑有不对劲的地方——当然，它表面看起来确实都挺正常……这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又是感觉吗……”于生摇了摇头，“那照你这么说，我每天回家进门就是走进了一座异域，开门出去就是离开了异域呗？那我家还真是个来去自由人畜无害的‘好异域’啊。”

过了两三秒钟，艾琳幽幽开口：“……开门出去也不一定会抵达你想去的地方，不是吗？”

于生表情瞬间僵硬了一下，回忆起了自己是为什么会倒霉地被困在这地方。

他好像知道自己“家”到底哪不对劲了。

雨下起来了，比料想的还早一些。

风变得有些冷，冷气如有实质般打着旋，往衣服的缝隙里钻。

于生啧了一声，只能把手里的购物袋子顶在头上，脚下加快了速度。

如果不是为了躲开那个路灯下的黑影，他本可以从大道上走，更快回家的——虽然那栋房子也多少有些陌生诡异，但至少也是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想起那个路灯下的黑影，于生心里多少有些懊恼。

根据经验，他知道自己看到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基本上其实是无害的，至少在不主动招惹的情况下，那些东西也会像普通人无视了它们一样无视他，但即便心里知道，他平常还是会本能地躲开那些看起来实在过于邪门的玩意儿——可现在看来，今天绕路并不是个好主意。

越来越冷了。

以一场雨而言，这冷的有点离谱。

于生发现自己呼出的气正在慢慢变成凝结的冰雾，从天上落下的雨滴就好像锐利的钉子一样砸下来，坚硬冰凉，砸的生疼。

而地面正在这冻雨中渐渐变成一面光滑的镜子。

巨大的不安让于生瞬间警醒，他意识到情况不对劲，非常不对劲，哪怕是在这座古怪的城市里，这情况也是他第一次见到的。

和往常所见的那些顶多有点有碍观瞻的“影子”不一样，这一次他感觉到了……恶意。

这场雨有恶意。

他猛然抬头，却看到之前还有三三两两行人的小路上不知何时已经空无一人，不甚宽阔的街巷中只剩下了自己。

一个人都看不到，远处的灯光也变得朦胧虚幻起来，视野尽头的路口就像被什么东西阻隔般忽远忽近，周围除了冰冷而封闭的建筑，便只有雨，冰冷的雨。

“按你说的，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异域’对吧？”躲在破庙的角落里，于生有一搭没一搭地和脑海中的艾琳聊着，“只是大部分人无法接触到它们？因为观察不到？”

“差不多是这样，但要说整个‘世界’是不是都这样……其实我也不太清楚，”艾琳说道，“毕竟世界那么大是吧，不过最起码在‘界城’范围内……异域的出现概率是很高的，所以这地方好像也被人称作‘交界地’什么的……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在画里呆太久了，我脑子也有点糊涂。”

“交界地？”于生挑了挑眉毛，总觉得这个称呼好像有点既视感，但紧接着他注意到了艾琳刚才话里透露出的另外一个信息——

她特意强调了“界城范围内”——所以，这座庞大到仿佛没有边际的城市，其实是有“外面”的！

他犹豫了两三秒，还是没忍住开口：“界城‘外面’……有什么？”

“界城外面？可能是更多的城市？也可能……是海什么的？”艾琳的回答却显得含混不清，“我也不记得了，我真的在这幅画里呆得太久了，我只记得这座城市里的一点点事情……”

说到这她突然停了下来，又有些疑惑地问道：“你不知道吗？你也没离开过界城？”

于生嘴角抖了一下，当即沉默下来。

他哪知道！他来这地方也才俩月——别说界城外面了，他连自己家四个街区之外的公交线路都还没倒腾明白呢！

但他沉默了许久，还是决定不提这件事情——关于自己的这点秘密，他暂时还不想让一个刚认识没多久的“诅咒画像”知道。

“我没出去过，我这人挺宅的……算了，先不谈这些，”他随口敷衍了两句，便把话题转移到一旁，“还是先想办法解决我这儿的麻烦吧，我得怎么才能从这个所谓的‘异域’里出去？话说……异域这玩意儿是可以出去的吧？”

他眨了眨眼睛，看着青蛙的舌头从胸前伸出来，一颗心脏在其尖端急速跳动着。

“……X的混账，这玩意儿是我的……”

他想了想，在心里这么骂了一句。

然后死了。

远瞳 · 作家说

我回来啦~~

先说一件事，上本书完结我们准备了一个书友回馈活动，深海余烬的盟主可以从作品首页加入盟主群登记领取一份周边礼包，目前仍有100位左右未联系，请及时进群联系邮寄地址。另外本书前100名新盟主也将获得一份深海余烬完本礼包，同样是加盟主群联系，新书活动也会有大量深海周边赠送，请大家关注书友圈动态。

然后，大家有票投票~月票集中投给新书~

第2章 无人受害

黄昏将至，斜斜的阳光从城市尽头一路弥漫过来，在如林的高楼之间泄出一道道淡金色的辉光——但在高楼环绕的旧城深处，阳光难以照到的地方，小巷里早已先一步陷入昏暗。

空气中残余的潮湿气息和微微凉意显得与巷子外的干燥空气格格不入，而那些正在砖石缝隙间飞快融化消失的冰屑则成某种“证据”，证明这处安静的街巷中曾发生过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几道飞快流窜的黑影越过了街巷间的建筑缝隙，仿佛没有重量般从空中跃下，落在小巷一角，黑影们边缘抖动着，迅速凝结成如狼一般的形体，这些面容模糊的影子在巷子中逡巡、嗅探了一会，随后慢慢汇聚到一起，为首的影子仰起头，对着天空发出一声嘹亮的嚎叫：

“嗷w……”

“砰！”

穿着暗红外套与黑色短裙的少女站在两栋老屋之间的角落里，她伸手搓了搓刚跑回来的狼的脑袋，抬起眼睛看着这条老街尽头的房屋。

这是一条很短的街道，整条街上的住户也就几十户人家，街道前后通透，路面上的情况一目了然，即便不用狼的眼睛，她也能一眼判断出这里的情况。

少女皱了皱眉头，而手机铃声就在此时适时响起——还是那经典的86版西游记片头曲，她这次在猴刚翻到第二个跟头的时候就接通了：“是我，对，我就在老城区，梧桐路这边。”

手机中传来的是加班到神志模糊的中年人声音，絮絮叨叨。

小红帽很有耐心地听了一会，扯扯嘴角：“我到了，但什么也没发现——我的狼已经把这整条街前后搜索三遍了，并没有发现异域开启的痕迹，也没有发现从异域里跑出来的东西。”

手机里沉默了两三秒，传来对面的声音：“但监控人员那边可以肯定，老城区梧桐路有异域开启的反应，那边一定短暂出现过通往异域的通道……”

“我相信，”小红帽有些无奈地说道，“你们特勤局的监控人员专业性我还是认可的，但我同样相信我的狼——或许这里真的出现过一个短暂的通道，但现在肯定是消失的干干净净了……考虑到正常情况下一个异域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断开和现世的连接，说不定是有‘别人’出手给处理了。”

“有能力在这么短时间里切断异域连接的人不多，其所属势力都和特勤局有备案和联络渠道，”手机中传来的声音听上去有些疲惫，“但今天晚上我没有收到任何这方面的通讯……”

“那说不定是隐士会的人，他们整天神神叨叨的……”

少女随口说着，然后不出意外地又听到了手机里传来的一串絮叨，只好叹了口气连连应承：“行行行，我知道了，那都是德高望重的学者好了吧……我一直挺尊重学者的。不说了不说了，我再带

“是‘雨’，伴随生成了实体‘雨蛙’，但这场雨应该只是局部投影，影响范围只有一个人……是的，很倒霉，只为一人而下的‘雨’，我到的时候已经停了，现在这里的深度已经恢复到L0，‘雨’已经和交界地脱离。”

少女停了下来，手机听筒中传来的声音似乎在交待和询问着什么，她很有耐心地听了一会，又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尸体。

“……医疗人员？派个收尸的吧，单独遭遇‘雨蛙’的普通人怎么可能活下来，心脏都没了……啧，我在这儿守着，超时的费用别忘了另算。”

手机中传来了某个中年领导的絮絮叨叨声，少女却已经没了耐心，随口应承几句便挂断了电话。

接着她又叹了口气，迈步回来，抬手把一只正在旁边站岗的狼招呼过来趴在地上，直接往狼身上一坐，双手撑着下巴看着于生的尸体。

“倒霉的家伙，也不知道有没有家人，一个人死在这儿……唉，我陪你一会吧……死在‘雨’里很冷吧？可惜我也不是那个卖火柴的，要不然就能让你暖和点上路了……”

少女低声自言自语着，耐心等待着收尾人员的抵达，过了一小会，她便听到一阵引擎的轰鸣声从几十米外的路口方向传来——那声音堪称地动山摇，仿佛一辆重型装甲车后面又拖着个集装箱一路烧着柴火从十连减速带上跑过来似的，连她屁股底下的狼都被这动静一惊，差点要跳起来——但身上坐着人没跳动。

然后少女循声望去，便看到了一辆大面包车正吱吱嘎嘎地从路口开过来，过减速带的时候哆嗦的仿佛1991年的苏联。

少女不紧不慢地从狼背上起身，面无表情地看着大面包车过减速带，熄火，然后从车上跳下来好几个穿着一身黑色战术套装，全套高科技装备，武装到后槽牙的壮汉开始在后面推车……

又有一个穿着咖色外套、肤色微黑、身材健壮的中年人从车上下来，身后跟着一位穿着白色连衣裙、留着棕色披肩发的年轻女

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听到艾琳的声音之后，他因为突然被扔到这么个荒郊野岭而慌得一比的心倒是稍微安稳了一点……就一点儿。

这声音至少证明了自己跟原本世界的联系并没有完全切断，艾琳既然能联系上他，那他应该就还有回去的可能——尽管没有任何思路，也想不到任何能支撑这个假设的理由，但他现在必须这么坚信着。

而至于当下，他首先要做的就是确保自身的安全。

山谷中很安静，到现在耳边也只是时不时传来一些空洞的风声，但于生心里总有种别扭又压抑的感觉，他总觉得这里有什么东西在盯着自己，某种……没有温度的，虚无而又饥饿的目光，在一遍遍扫视着这里，扫视着自己。

这让他愈发不安，迫切地想要找到个角落先隐蔽起来，至少不能再这么大大咧咧地站在空地上。

可视线中能够藏身的似乎只有那座几乎已经完全坍塌下来的破庙——远处的林子倒是茂密，气氛却更加诡异阴森，再加上“深夜入莽林”本就是恐怖故事里经典的作死要素，他是万万不愿靠近的。

但糟糕的是深夜钻破庙也是标准的作死要素，两个选项的区别也就是林子里容易刷新猛兽，破庙里容易刷新妖怪……

两个都容易触发慷慨激昂的BGM。

于生咬咬牙，还是向着那破庙里唯一还算完整的一侧角落走去。

与此同时，他也在心里联络着艾琳，把自己这边的情况大致解释了一下——其实也没多少能解释的，因为连他都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从头到尾他就只是开了个门而已……

艾琳那边听完之后呆滞了好久才迟疑着开口：“听上去你好像是落到‘异域’里了？”

她在尸体上检查了一会，除了确认伤口之外，又确认了死者的随身物品，并找到了身份证件。

“死者名字叫‘于生’，二十四岁，登记住址是老城区梧桐路66号，”她看着那张代表身份的薄薄卡片，一边比对死者样貌一边说道，“宋队长，回头你用局里的设备查一下，看看能不能联系上他的家人吧。”

一旁的健壮中年人嗯了一声，同时也探头看了一眼林医生手中的身份证件，忍不住皱了皱眉：“这上面的照片怎么模模糊糊的？”

“小红帽”一听，也好奇地凑了过去，看着那张从死者身上找到的身份证。

只见证件上的人像部分仿佛涂上了一层灰黑的污渍，整张脸都被糊住，根本看不清细节。

林医生用手指搓了搓那些污渍，发现完全搓不干净，这些污渍比预想的结实，而且几乎糊满了证件。

“连名字都看不清楚，”小红帽嘀咕着，“身份证号也看不出来是多少，你们只能拿回去用机器读芯片了……”

被称作“宋队长”的中年人颇为无奈地叹了口气，点点头，看着地上那堆残骸，有些遗憾地说道：“可惜，要是能找到受害者的身份证件就好了……现在这样线索太少了。”

林医生也跟着遗憾地点了点头，看着地面上那些已经被雨水冲刷得几乎看不出痕迹的血痕：“……连尸体都没有留下，很难查清当时的情况了。”

小红帽听着两个人的交谈，似乎静静思考着什么，随后突然抬起头，看着身旁的白裙女子：“林医生，晚上好。”

“晚上好啊，小红帽，”林医生微笑起来，与短发少女打着招呼，“巡逻情况怎么样？”

小红帽看看四周，伸手抚摸着离自己最近的一只狼的脑袋：“这里下了‘雨’，而且可能生成过实体‘雨蛙’，但应该没有受

脑海中怪异的联想一闪而过，于生自嘲地笑着摇了摇头，推门出去。

枯枝被踩断的清脆声音打破了山谷中的寂静，寒凉的夜风中裹挟着某种令人不安的腐朽、腥臭气味，空气中的冷意让只穿着单衣出门的于生下意识打了个哆嗦，然后他用了好几秒钟，才让自己刚才瞬间停止运行的大脑重新启动起来。

他看到自己站在一片荒芜倾颓的碎石之间，远处的夜色中仿佛是一片阴森怪诞的密林，又有两侧的高山在夜空中耸立，就如沉默无言的狰狞巨人，从两旁俯瞰着谷底，带来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重压迫感。

于生整个人都僵硬在这冷夜中，随后慢慢回头，看向自己来时的地方。

一片坍塌倾颓的碎砖烂瓦映入眼帘，看起来像是一座早在百年前便荒废、倒塌的破庙，一扇破破烂烂的门——或许只能说是歪斜的门框上搭着半片门板——孤零零地伫立在废墟中，夜风吹来，破门板和碎石的夹缝中便传来空洞的呜咽。

于生瞪着眼睛：“这是给我干哪来了……”

他终于渐渐明白过来。

伴随着自己“开门”的动作，两个月前发生过的事情重演了。

他再次被扔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而且这比两个月前还糟糕——那座巨大而诡异的“界城”虽然跟自己从小出生长大的“界城”有许多不同，但至少同样是一座能够让人生存下去的现代化都市，可这一次情况却不太妙。

他被扔到了一片旷野。

前有莽林，左右险山，身后只有一座塌了不知多少年的破庙——于生看了一眼都觉得这地方不原地刷新三五十个山贼或者几个狼妖狐仙都对不起这地形地貌……

而他手里唯一拥有的，就一袋刚从家里拎出来的厨房垃圾……

于生想了想，心里骂的可难听了。

静冰冷，但下一秒，他便重新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跳，甚至耳旁都仿佛听到了一声格外清晰的“噗通”声……对，活人是有心跳的。

他还活着，并没有被一个诡异的巨大青蛙给吃了心脏。

但那些疯狂上涌的回忆片段就像海啸般冲刷着头脑，任凭怎么无视也排挤不出去自己的记忆，于生想起了那场雨，想起了那扇画在墙上的门，还有那只巨大的青蛙……他尝试告诉自己那只是一场幻觉，但这个念头正随着记忆的反复冲刷和逐渐清晰而迅速动摇。

他死了一次，可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还活着，而且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已经快到家了，还差两个道口。

这是在来到这座邪门的城市之后，遇上的所有邪门的事情里最邪门的一件。

附近传来了目光，于生注意到自己这时候异常的举止好像已经引起了路人的注意，旁边有人正犹豫着要靠近，或许是想来询问自己是不是需要帮助——他赶忙摆了摆手，没有跟路人过多交流，而后加快脚步离开了这个地方。

他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显然停在路上陷入思考对解决困惑毫无帮助。

他匆匆穿过小路，离开了老旧小区附近的最后一条街道，走向自己在这座城市的“家”。

尽管只过了两个道口，但周围的环境明显又显得更荒凉冷清了一点——就好像走进了城市被人遗忘的一角，在路面上的行人越来越少，到最后于生身旁陪着他的只剩下了清冷的路灯，而后又走了一会，他便看到了那座伫立在夜色中的、和周围建筑物仿佛都保留着一丝隔阂的陈旧大屋。

那是一座平平无奇的大房子，三层老宅，墙皮斑驳，斜面屋顶，老门老窗虽然陈旧但还算干净完整——这样的房子看上去就是几十年前管理还不严格的时候在城中村里私自加盖起来的“自建小楼”，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变成了卡住城建管理bug的历史遗物……

视坐在了艾琳的画框对面——他自己吃饭的时候是没有看电视的习惯的，但会开着当个背景音，这一点倒是不会跟只能从固定角度看电视的艾琳抢位置。

艾琳在油画里抱着个玩具熊伸长脖子看了看桌上的饭菜，眼神一会瞟一眼节目一会瞟一眼餐桌，嘀嘀咕咕：“挺丰盛啊……”

“都是些家常菜，”于生随口说道，“我挺喜欢做饭的。”

“哦。”艾琳哦了一声，又继续老老实实地看电视，但在于生开始吃饭之后她又探着头往餐桌上瞟，憋了好一会，她终于忍不住开口：“就光你吃着我看着啊？”

于生抬起眼皮，伸筷子在艾琳的画框前晃了晃：“你吃一口？”

艾琳瞪着眼睛，但紧接着又垂下脑袋，开始跟自己生闷气。

“……行吧行吧，走个形式。”于生一看对方这模样也感觉无奈，叹了口气便又从厨房拿了个空碗，从自己的碗里分了点饭菜进去，伸手放在艾琳的画框前，“给你留碗筷了啊——你就当闻个味儿吧，反正最后还是我吃的。”

艾琳皱着眉头看着画框前面的饭碗，想了想觉得也行，便从椅子上跳了下来，凑到画框边缘，一张脸几乎占据了画框一半的面积，很认真地看着于生：“好吧，也行——谢谢啊，你还挺替人着想的……”

于生低头扒了口饭，含混地应着声，然后一抬头就看到了画框里只露着个头像的艾琳，紧接着目光又放在了画框前的饭碗上，突然觉得好像有哪不对劲……

艾琳一点都没察觉出不对来，她倒是对于生突然发呆有点奇怪：“你愣什么呢？”

于生赶紧低头又扒了两口饭，又抬头看着艾琳——

黑沉沉的画框，黑沉沉的背景，人偶少女的头像，还有画像前的一碗饭菜。

整个一音容宛在，笑貌犹存.jpg。

昏沉感持续了很久很久，直到一个突兀的“咚”声在脑海中炸响，那声音听上去就像有人在自己头上用铁锹敲打着石头，将于生瞬间从昏睡中惊醒。

他在黑暗中睁开眼睛，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客厅的灯不知什么时候关上了。

他明明记得自己睡前是开着灯的！

心中警兆陡生，于生几乎下意识便将手伸向了旁边的甩棍——在来到这座陌生诡异的城市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自己准备了这件防身的工具，虽然目前看来它也没派上什么用场，但作为一个恐怖直立猿，手中拿根棍子至少能带来一点心理上的安慰——而后他才谨慎地慢慢起身，同时关注着黑暗中的一切动静。

在这么个荒凉偏僻的地方，家中进贼好像并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情，倒不如说此刻于生更希望家里是进贼了，起码贼能被甩棍敲死，一米多高的青蛙不行。

但客厅里一片寂静，看不到有人闯入的痕迹，也听不到贼人的动静。

好消息是也听不到青蛙的动静。

借着窗外洒进来的路灯微光，于生一边伏低身子移动一边辨认四周，慢慢摸到了墙壁上的开关附近，抬手按亮电灯。

他的眼睛瞬间发出明亮的光芒，在黑暗中扫射着客厅。

于生眨了眨眼睛，总感觉视野中有些奇怪，但也说不上是哪里异常——不过不管怎样，至少周围亮了起来，他现在能看清客厅情况了。

他微微弓着腰，拎着甩棍开始检查家中的每一个地方。

一楼只有客厅、厨房与餐厅，还有一间暂时没用的空房间，一切正常。

他站在通往二楼的楼梯口犹豫了一下，迈步上楼。

二楼有三个房间，其中一个是他现在的卧室，一个堆放着杂物，最后一个位于尽头的房间则上着锁。

“我晚饭还没吃呢，先去做饭。”

“好……哎你先把桌子对面那个电视打开呗，我看会电视……”

“事儿真多。”

于生顺手打开了餐桌对面的电视，这才拎起之前随手放在架子上的、从超市买回来的蔬菜和调料去准备自己的晚饭。

他其实是一个很爱做饭的人，而自从来到这座熟悉又陌生的“界城”之后，他更是几乎每顿饭都要自己在家里亲手做才安心——毕竟，只有在这座大房子里的时候，才没有那些诡异的阴影出没打扰自己。

他不介意在外面赶路的时候遇见什么瘦长鬼影，但做饭和吃饭的时候不行，因为这两件事是他人生中的重大事件。

……虽然现在连这座“安全屋”里也多了个诡异的“艾琳”。

不过比起那些在城市街道上出没的鬼影、冻雨和青蛙，一个只能在油画里絮絮叨叨的倒霉人偶总归是可爱多了——起码她不会把自己的心脏给挖出来。

第8章 别乱开门

走进厨房关好门，打开油烟机，伴随着机器运行时吵闹的噪声，于生却感觉自己的心慢慢平静下来。

就好像厨房那扇薄薄的木门和抽油烟机闹腾的声音帮他把一个混乱诡异的世界暂时隔绝在了外面——他终于回到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地方，甚至可以暂时假装自己不是在那座巨大而诡异的“界城”，而是回到了自己熟悉的、那个真正的“家”里。

这座大房子处处都跟他原本的“家”不一样，但唯有这个小小的厨房，很接近他记忆里的结构，所以在这个世界稍微安顿下来之后，他就尽可能地把这里布置成了自己熟悉的模样。

每天在这里做饭的时候，他都假装自己还在真正的家里，假装自己那天早上不曾推开家门，不曾迈步踏进一座充斥着诡异阴影的

第4章 房间里没人

这间始终无法打开的上锁房间里藏了一个人——这件事让于生瞬间感觉头皮发麻，而紧跟着冒出来的，便是抑制不住的一连串猜想。

那是谁？那个声音的主人是什么时候藏进去的？是在自己睡着的时候偷偷躲进来的，还是在自己两个月前抵达这里的时候就已经在了？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么自己曾经长时间待在这座大房子里不出门，他可以确定期间二楼这间屋子从未被人打开过，那么房间里的人就一直藏在里面？是房间中另有通道，还是说……

那个发出轻笑的，真的是个“人”吗？

乱七八糟的念头在脑海里疯狂起伏上涌，于生脸上的表情却逐渐平静下来——似乎是之前遭遇那只“青蛙”的经历带来了某些变化，也或许是“死而复生”带来的影响，他感觉自己现在的心态……有些奇怪。

那个声音听不出善意或恶意，但能听出切切实实的诡异，可于生发现在最初一瞬间头皮发麻的感觉之后，所有的恐惧和迟疑都从自己心里消失了，他现在剩下的……只有强烈的好奇。

他想搞明白房间里到底有什么东西。

他想搞明白这座被自己当成落脚点的大房子里到底有什么秘密。

这里是他的安全屋，是他在这座巨大城市里唯一的“家”——安全屋里，不能有不安全的东西。

他慢慢凑上去，将耳朵贴在门上，听到里面仿佛还隐藏着低低的笑声，但也可能只是错觉，那或许只是空洞的风声在他耳朵里打转。

他曲起手指，敲了敲门。

“开门，我听到你了。”

于生板着脸看着画中少女，良久叹了口气：“……咱们还是说说找回你原本身体的方案吧？”

艾琳眨了眨眼睛：“……你不会炼金术？”

“这玩意儿应该是人人都会的吗？！”于生表情有点抓狂，“而且就别说什么炼金术了，光你说的那一堆离谱的材料我上哪给你找去！你这堆玩意儿真的不是从某个三流奇幻小杂志里抄来的设定？还活人偶的眼泪……我但凡能找到别的活人偶，我直接把你连人带画交给她不就得了！让你姐妹带你回家不比让我瞎折腾好？”

于生自认为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时日尚短，还不是很了解那些诡异的阴影以及阴影背后的超凡领域，但至少从他目前接触过的信息渠道判断，艾琳所提及的那些“材料”绝不是这个世界的普通人能接触到的东西，这家伙是怎么就这样理所当然说出来的？

而艾琳在看到于生的反应之后表情好像也有点尴尬，她在椅子上稍微挪了挪位置，换了个姿势之后声音都压低不少：“其实别的材料也行，比如从网上买点黏土颜料假发什么的……”

于生：“……？”

他一脸“你TM莫不是消遣洒家”的表情看着画中少女，艾琳忍不住又在椅子上缩了缩：“我这不是希望临时躯壳能尽量好使一点嘛……但造不出金装的话，白板也行。

“不过即使是用那些普通的材料，最后一步还是需要你的血，以及一点点炼金术技巧，我可以教你，这个很简单的，普通人也能成……”

于生第一时间没有开口，只是沉默着仿佛陷入了思考，过了几秒钟才突然说道：“你刚才一开始是想说有三个办法的吧，还有一个办法为什么没提？”

“……那个办法不太好，有些代价，”艾琳摆了摆手，一脸老实，“你应该不会同意的，而且我也不想让你尝试，毕竟你跟我也不熟……”

门里面的轻笑声顿时就不乐了。

正举起斧头往下砸的于生也瞬间一愣，然后就听到自己腰发出嘎嘣一声。

伴随着嘎嘣声，他手里收不住劲的斧头也跟着落下，砍在了一个完全不在他计划中的位置。

与之前刺耳碰撞声完全不同的某种清脆声响从门上传来，于生手中斧子落在地上，紧接着，他便猛然抬手……扶住了自己的腰。

腰疼，闪的挺严重，激灵激灵的疼。

他扶着腰艰难地凑到门前，缓了两秒钟才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刚才最后一斧头砍中的位置上。

有一道“闪光”停留在距离门板大概两三厘米的地方，位置是在门轴的一侧，那好像是斧子砍下去时溅起的火花，却仿佛被固定在空气中一样凝滞在了火光炸亮的那一瞬。

而借着这一点亮光，于生隐隐约约看到那附近的门板上好像有什么东西。

他伸手向那里摸去。

门背后传来一声压抑的尖声惊叫：“呀——”

于生猛然睁开了眼睛，客厅明晃晃的电灯显得有些刺眼，躺在沙发上入睡则让他感觉浑身酸痛，不远处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表盘上的时间显示他刚睡了不到四十分钟。

于生躺在沙发上愣了一会，脑海中有些麻木的记忆才终于逐渐清晰起来。

自己睡着了……刚才只是做了一个梦？

他发着呆，但突然间，他感觉不对。

那个“梦”的过程过于真实了，细节又过于清晰完整，他甚至能清楚地记得斧子握在手中的触觉，记得那扇门上凝滞的火光，记得……

他忽地从沙发上坐起身，猛然抬手……扶住了自己的腰。

中间伴随着艾琳的一路热情感谢：“于生你大爷的我……啊啊啊哇啊啊哇啊哦哦啊*&%￥#*——”

第7章 艾琳的脱困方案

艾琳骂的可难听了。

于生都不知道一个被封印在油画里的人偶是怎么能有这么丰富词汇量的——而且从楼梯上一路滑下去的时候还能连贯骂街，中间连气都不带喘的。

怕不是因为本体是个人偶所以压根没有呼吸的功能。

不过于生仍旧很淡然，艾琳从楼梯滑到地上之后骂就让她骂，他照样是不慌不忙地扶着扶手慢悠悠地走了下来——主要是腰疼，也走不快——等来到一楼之后才费劲地弯下腰去，把艾琳的画框拎了起来。

“你有病吧！”艾琳在油画里抱着毛绒熊怒目圆睁，衣服头发乱糟糟的，“有你这么直接把人从楼上扔下去的吗？万一把画摔坏了怎么办！”

“腰疼，你这画太沉，抱着下不去楼，”于生一脸坦然，拎着画框慢慢向餐厅方向走去，“我观察过了，你这画框结实得很，而且真把画框摔坏了说不定你就脱困了呢？”

“真要那么容易从这里面出来我还至于被封印到现在？！”艾琳气恼地坐回到椅子上，“啊，脑壳晕乎乎的……”

于生突然停了下来，低头很认真地看着油画中的少女。

艾琳被这视线看的有点发麻：“你……你又想干什么？我跟你讲你要是再把我从楼梯上扔下去我饶不了你啊，我天天趁你睡觉往你梦里钻，你梦着考试我就响铃，你梦着打游戏我就拔线，你梦着出门我就开辆泥头车追你，你梦着搞对象我……”

这倒霉人偶怎么垃圾话这么多！

于生强忍着把艾琳拖到二楼从上面再扔下来一次的冲动，绷着脸努力让自己显得认真一点：“我就是想问问，你这个‘封印’的

于生脑海里把自己看过的电影电视游戏小说全过了一遍，瞬间找了一大堆可能的理由，而他手上的动作却丝毫没有迟疑，已经握住了那个肉眼看不到的门把，然后轻轻一转。

坚不可摧的锁死房门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打开了，从门轴的一侧打开了。

那是一个空荡荡的房间，从渐渐打开的门缝看进去，唯有地板与墙面，从门口撒进去的灯光一点点照亮着那片昏暗的地方，然而直到小心翼翼地将门完全打开，于生也没有看到那个在房间里发出嘲笑的声音的主人。

他一手紧握斧头，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房间里的情况，却发现里面真的什么都没有，连一张床、一把椅子都没有。

只有清冷的月光，透过陈旧的窗帘缝隙洒进房间，在地板上留下一道斑驳。

但突然间，他眼角的余光看到了什么。

房间里是有“东西”的，在正对着门的墙上，挂着一幅画。

精美的画框，画面边缘装饰着繁复而古典的藤蔓花纹，画面中央是作为背景的、覆盖着柔软红毯的座椅。

但除此之外便没有别的了，并没有一个发出嘲弄笑声的诅咒幽灵坐在油画里看着闯入者。

于生皱着眉，仔细盯着那个大约半米高的油画框看了半天，一边保持住视线一边摸索着找到了门框旁的电灯开关，打开了房间的灯光。

在灯光照耀下，油画上的细节更加纤毫毕现。

他小心翼翼地来到油画前，盯着观察了许久。

然后就看到了画框角落非常非常不明显的一点……裙角。

“……”

他想了想，表情有些怪异地开口：“在吗？”

“不在！”

“偶……偶尔也会这样，”画中少女哭丧着脸，“我戳它它也不笑……”

于生嘴角抖了一下。

“也就是说，有时候你不戳它它也乐，有时候你戳它它也不乐，总而言之你戳不戳它它都可能乐也可能不乐——”他绕口令似的分析了一串，得出一个结论，“那所以这个熊笑不笑跟你戳不戳它有关系吗？”

艾琳愣了愣，迟钝地点点头：“对……对哦。”

于生有点不想继续搭理这幅脑子似乎不太正常的“诅咒油画”了。

而且他也已经对此前在梦中听到的那个嘲笑声不在意了。

肚子里传来一阵咕噜声，到家之后倒头就睡错过的晚饭在此刻开始展示自己的存在感，于生笑着摇了摇头，慢慢起身。

“哎，你要走啊？”艾琳一看，声音立刻有点慌张，“你不会打算把我就这么留在地板上吧？好歹给挂回到墙上啊，墙对面还有墙纸能看呢，天花板上什么都没……”

于生伸手把艾琳的画框从地上拎了起来——然后因为腰疼龇牙咧嘴了一番。

“我要把你带到客厅，所以别BB了。”他随口说着。

艾琳马上高兴起来，抱着玩具熊坐回到了自己的椅子上，看着于生拖着自己的画框往外走：“那就好，你人还怪好的，啊对了，现在是不是到吃饭时间了？今天晚上吃什么啊？”

于生低头看了一眼：“你能吃东西吗？”

“我能看啊！”

于生觉得自己真是有病才要继续搭理这货。

他扶着腰，有些艰难地拎着艾琳的画框，慢慢走向通往客厅的楼梯，中间从油画里传来的垃圾话就没停过——

“哎你家还挺大啊，原来那个房间外面还有这么大一片啊？”

两三秒后，油画里传来一个轻细稚嫩的声音：“……区区凡俗的火焰而已，那东西对诡异实体没用。”

但于生可以肯定自己从这个声音里听出了心虚的味道。

所以他直接把火苗燎在了画框一角：“哦，那我点着试试——”

尖叫声几乎与他点火的动作同时响起：“别！你真点啊！！”

于生瞬间熄灭了打火机，紧接着，他便看到一个身影急匆匆地从那仿佛荆棘花藤般的画面边缘跳了出来。

那是一位少女，身着繁复华丽的哥特黑裙，头上戴着缀有白色花边的发卡，长发乌黑，肤白如雪，容貌可爱，却又有着一双异质化的猩红双瞳——那双眼睛此刻瞪得很大，直勾勾地看着于生，仿佛在确认画框外的人类到底会不会真的把画烧掉。

于生承认，自己在这女孩突然跳到画面中央的时候吓了一跳。

尽管画中少女仔细看去其实并不吓人，甚至算很漂亮，但就这么个阴森昏暗的画面背景，这么个突然的出场方式，画面上随便蹦个啥出来其实都得吓人一跳，更何况那姑娘还有一双跟浸满了血一般的眼睛——她紧跟着又凑到了画面前，把一张脸完全贴在画布上，那双眼睛几乎充斥了整幅油画，看上去更诡异得不行。

“你别点火，”油画里传来女孩的声音，“我就这么一个住的地方。”

“你先往后退点，”于生下意识地保持了一点和油画之间的距离，不知怎的，他总觉得对方那双猩红的眼睛异常邪气，那抹红色在盯着这边的时候就好像要逐渐渗进自己的记忆和思维里一样，越看越难以从心中抹掉，但为了保持交谈中的上风，他又强迫着自己不要转移目光，“我可以不点火。”

“哦。”画中女孩倒是很好商量，她好像没有注意到于生一瞬间的异状，点点头便退回到画面中央，在那把覆盖着厚厚红绒布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接着又弯下腰去，把一个刚才被她丢在地上的毛

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跟一个被封印在油画里的人偶争论这些废话，就为了讨论封印人偶的画框是两块五一斤还是四五块一斤批发的假货……

而就在不久前，他还被一个冻雨里刷新出来的青蛙给把心掏了。

这些事儿都太TM有意思了。

艾琳却被于生突然乐出声的动静给吓的有些发毛，她和她的画框是被于生从墙上摘下来之后放在地上的，这时候她便能看见光秃秃的天花板以及听到旁边传来的笑声，这让她终于忍不住嚷嚷起来："哎你别笑啊！这有什么好笑的？"

于生慢慢止住了笑，他往前挪了挪身子，看着画框里的艾琳，表情又突然认真起来："之前我做了那个怪梦，是你干的？"

他指的是自己之前在梦中用斧子劈砍上锁的大门，又从门后传来怪笑的事情，现在看来，这个明显存在诡异的梦境与眼前的画中少女绝对是有联系的。

哦对，他还在梦里闪了腰——现在还疼着。

"不是！"艾琳却立刻摇着头，但紧接着又停下，表情犹豫了一下，"倒也……不完全不是……"

"什么意思？"于生皱着眉，"这话绕来绕去的。"

"那个梦是你自己做的，但我确实是钻进去了，"艾琳很有耐心地解释着，"我原本只是感应到有人在做梦，就想用这种方法找人来帮忙的，可没想干坏事啊！我也不知道你打不开那扇门，而且脾气那么大，忘带钥匙了就用斧头劈门……"

听着艾琳的絮絮叨叨，于生渐渐反应过来："也就是说，门也不是你锁的？梦也不是你诱发的？你只是有进入别人梦境的能力？"

"对啊——其实我会的还多着呢！"艾琳点着头，脸上带着自豪，但很快这份自豪便黯淡下去，"不过现在被封在画里，几乎就只剩这个能力了……"

眼前这个油画里的姑娘，是一大群自称为"爱丽丝的人偶们"的群体中的一员？

于生脑海里的思路一打开，瞬间就有点收不住，联想能力开始一路狂飙——

像她这样的不止一个？还有一群？难道都跟她一样挂在家家户户的房子里？房价这么高还要占人家一个屋，锁着门不给开还要嘲笑屋主人没钥匙，但实际上一个打火机就能唬住……？

……总感觉这个组织存在的主要目的有点神秘啊……

大概是于生沉默的时间有点久，艾琳终于忍不住开口："你怎么突然不说话了……你不会还想着点火吧？！"

"跟你打听个事。"于生猛然抬头，表情里的严肃把画中少女都吓了一跳。

"啊……你说。"

于生一脸认真："你说的那个'爱丽丝小屋'是不是专门接单压房价的？"

艾琳："……啊？"

"就是有人出钱，你们就把自己挂到别人家里，占着房躺着地，半夜偷着乐白天锁着门，目的就是把小区房价打下去——性质相当于吊死在物业门口为平抑房价添砖助力……"

艾琳瞪着猩红的眼睛，愣是过了将近半分钟才终于跟上于生这神经病一般的思路，搞明白了眼前这个拿着打火机的男人说的是什么意思，于是顿时露出恼怒模样："你……你侮辱我可以，你不能侮辱人偶之祖和我的姐妹们！我……我们是一个很厉害的……"

"那你为啥挂在我家里！"于生直接一瞪眼打断了画中少女，"还锁着个门！啊对，还有之前我做的那个梦，是不是也是你搞的鬼？还有那个欠揍的笑……"

他问了一连串，也是趁着气头显得气势汹汹，但问完心里就又有点虚，他想起了那个雨夜里的青蛙，总觉得眼前这幅看着一样邪门的油画应该也是同样危险的东西，这个自称"艾琳"的画中人偶